



## Territoriality, Online and Positioning: Changes of Bases for the Syst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Huang Mingfen

**Abstract:** The so-called “regionality” i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extending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also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re-localization. Re-localization is not only a trend that appears in literary practice, but also a change of visual field that occurs in the research of network literatur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s based on the human body, and develops in certain geographie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both the outline of natural loc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general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sense of principle, no matter what environmental or social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is, both are constrain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s dominated by regionality, but it also includes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is driven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By contrast, although network literature is tended to be online, it is also related to regionality, and is driven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This is primarily because it relies on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econdly because users own needs of cross-regional information-sharing, and then authors of network literary works need to get fans as many as possible. Global Satellite Positioning (GPS) technology plu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has opened up the way for re-regionaliz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Network-Regional Literature” (NRL) is appearing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It favors positioning, combines the tendenci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and is driven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sitioning and anti-positioning. NRL is the network literature linked to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location,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of the proprietary cloud for culture and so on.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new ground for writers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It will give literature a sense of location, which is expressed in their works, and can also be stored in the digital cloud, and shared by others. Positioning means that the parties may mix those seen by themselves and others. NRL will not only use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concern “position IP” on special significance, namel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ch refers to locati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virtual position will become the topic of study of NRL. In the future, NRL contains not only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real-time change in position for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ism for ubiquitous monitoring and overall perception of position.

**Keywords:** regionality; online; positionality; Network-Regional Literature

**Author:** Huang Mingfen earned his BA and MA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1982 and 1984. He once worked a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an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Dean of School of Overseas Education. He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His main interest is in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psychology of art, artistic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art and cyber culture. His main works include *Theory of Ar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Hypertext Poetics*; *Necessar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heory of Digital Art*; *Internet Art* and so on.

## 地域性·在綫性·定位性：文學評價體系基點的變遷

黃鳴奮



[摘要]由傳統文學到網絡文學，其評價體系的基點發生了一系列變遷。傳統文學是以人的身體為基礎，在一定的地域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地域既是人類群體所處的自然位置的統稱，又是籠統的自然環境的分化。在本原的意義上，不論是社會環境或心理環境，都為地域所制約。當然，傳統文學雖以地域性為主導，但具有去地域性，並且在地域性與去地域性的矛盾中發展。而在網絡時代，“地域性”不祇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理概念的延伸，也是在“再地方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再地方化不僅是網絡文學實踐中所出現的一種發展趨勢，而且是網絡文學研究中所出現的一種視野變化。網絡文學以在綫性為主導，

但包含了離綫性，並且在離綫性與在綫性的矛盾中發展。這首先是由於它所依託的信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其次是由於使用者對跨地域性信息共享的需要，然後纔是網絡文學作者對爭取盡可能多的“粉絲”的追求。基於地理信息系統的全球衛星定位技術，已經為網絡文學的重新地域化開闢了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地域文學”登上了歷史舞臺。它以定位性為主導，體現離綫性與在綫性之統一，並在定位性與反定位性的矛盾中發展。網絡地域文學是與特定地理位置相聯繫的網絡文學，獲得了地域文化“專有雲”等技術的支持，可望為創作者施展才華提供新天地。它將是有位置感的文學。這種位置感不僅被表達於其作品中，而且可以保存於“雲”端，與他人所共享。定位性意味着當事人可以在一定地理位置上將自己所見與他人所見結合起來。網絡地域文學將不祇是運用一般意義上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而是涉及特殊意義上的位置“IP”，即位置化智慧財產權。現實位置與虛擬位置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將成為網絡地域文學的研究對象。未來的網絡地域文學不僅包含將位置的即時變化用於創作和鑒賞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包含對位置全面感知和泛在監視加以批判的可能性。

[關鍵詞]地域性 在綫性 定位性 網絡地域文學

[作者簡介]黃鳴奮，1982年、1984年在廈門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曾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中文系主任、海外教育學院院長，現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心理學、文藝傳播學、電子藝術與計算機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藝術交往論》《傳播心理學》《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超文本詩學》《需要理論及其應用》《數碼藝術學》《互聯網藝術》等。



在本質主義經常受到批判的當下，侈談網絡文學的本質是充滿風險的，因為它很可能會被反本質主義者當成話柄。在信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侈談網絡文學的特性也是充滿風險的，因為它的形態隨着網絡服務的更新而迅速轉變，以至於對它的任何概括都可能很快失效。在“衆聲喧嘩”早就被當成褒義詞的現在，侈談網絡文學的價值同樣充滿風險，因為價值本來就是根據客體相對於主體需要的意義來定性的，所以不同的人對網絡文學的價值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在“碎片化”早已被當成時尚的如今，侈談網絡文學及相關理念的整體性一樣充滿風險，因為它與後現代以來的語境相衝突。如果考慮到上述因素，那麼，任何建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企圖都有可能流於一廂情願。儘管如此，仍有不少論者對此不懈努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世界纔不那麼寂寞。何況，任何不確定性都可能寓有確定性，正如大數定律所證明的那樣。任何評價體系總有它存在的理由，並且適用於特定場合。即使暫時看不到應用前景的評價體系，對於擴展人們的思路也是有益的。從上述認識出發，人們至少可以從三種不同角度為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定位：一是着眼於自然位置，以地域性、去地域性、再地方化等為範疇；二是着眼於心理位置，以評價者的內在需要、心理動機、價值目標等為範疇；三是着眼於社會位置，關注它和倡導者（社會成員、社會群體、社會機構，甚至某些利益集團）的社會身份，以及與社會思潮、社會意識形態的關係。本文採取第一種角度，在與傳統文學的比較中闡述網絡文學的歷史定位及未來前景。

### 一 地域性：傳統文學評價的基點

傳統文學評價之所以將地域性作為其基點，原因在於：傳統文學是以人的身體為基礎，在一定的地域中發展起來的。地域既是人類群體所處的自然位置的統稱，又是籠統的自然環境的分化。在本原的意義上，不論是社會環境還是心理環境，都為地域所制約。

#### （一）傳統文學以地域性為主導

對於傳統文學而言，所謂“地域性”至少存在如下可能的含義：（1）在社會層面，以特定地區的創作者為主體，以特定地區的接受者為對象，並以特定地區的傳播者為中介。換言之，傳統文學的創作者、傳播者、鑒賞者主要是以一定的地域作為其活動空間，對共享性地域具有認同感和歸屬感。（2）在產品層面，以特定地區的方言為手段，以特定地區的題材為內容，或者以特定地區的體裁為本體。換言之，傳統文學雖然存在對共同語的追求，但並不排斥地域方言的使用，以此來實現特色化、個性化；雖然存在對社會生活的廣泛關注，但仍將自己所居住、所熟悉的地域發生的事件當成主要信息來源；雖然存在對文體慣例的普遍遵循，但仍對地方性體裁樂此不疲。正因為如此，纔有粵語片、吳語小說、閩南民間歌謠等不同名稱的文體，也纔有湘西文學、京味文學、海派文學等不同特色的流別。（3）在運營層面，以特定地區的行銷為方式，以特定地區的設施為環境，以特定地區的互動為機制。換言之，從文化產業的角度看，傳統文學雖然也關注渠道的多多益善，但經濟收入主要來自在特定地區進行的書刊銷售；雖然也將傳世之作保存在盡可能廣泛的圖書館，但仍然追求將原作和原產地聯繫在一起；雖然進入全球化時代，但其命運仍然主要取決於所在地區供給和消費的平衡。

#### （二）傳統文學中存在去地域性

地域性和去地域性的矛盾在傳統文學領域已多有表現。為了正確認識這一問題，需要區分主、客觀意義上的地域性和去地域性。客觀意義上的地域性是指，（有肉身的）創作者總是生活在有一定地理定位的自然環境中，因而其作品總是不同程度地烙有相應地理位置的印記（有些時候可用“鄉土性”或“鄉土色彩”加以概括）；主觀意義上的地域性是指，某些創作者有意採用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的元素來增強其作品風格的鮮明性，實現個性化追求。客觀意義上的去地域性是指，成功的創作者獲得超越所在地域的聲望（或產生超越所在地域的影響）；主觀意義上的去地域性是指，創作者有意打破所生活的地域的局限，實現普世性追求。當然，若承認“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之類命題所包含的內在邏輯，上述範疇完全有可能兩極相通。例如，越是鄉土性的就越是全球性的，越是個性化的就越是普世的，等等。

從總體上說，傳統文學是以地域性為依託發展起來的。正因為人們的身體總是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纔有了客觀和主觀兩重意義上的地域性。而且，不同地域都存在對能夠體現其特色的作家作品的需要，本地作者往往因此獲得重視。不過，由於人們的身體總是不斷在地理空間中運動，從走出家門到走出國門，從走出大山到走向海洋，從走出邊疆到“走進”世界，因此就產生了客觀和主觀兩重意義上的去地域性，出現了流寓文學、離散文學、移民文學等和人口遷徙相關的形態。而且，不同地域之間總是通過交通、通信、貿易等渠道拓展聯繫，互通有無，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要。因此，外地作者也有可能獲得推崇。

### （三）傳統文學在地域性與去地域性的矛盾中發展

就傳統文學的發展而言，地域性與去地域性矛盾的演變受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作為傳統文學主要源頭之一的神話產生於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因此形成了與不同地理環境相適應的譜系。儘管如此，世界各地的神話卻又具有諸多共同的母題（如大洪水等）。這種跨越地域的相似從根本上說不是人類自身主觀追求的結果，而是環境使然。不過，由人類繁衍所帶來的規模擴大和所在地生活資源有限的矛盾所決定，遷徙和移民變得日益頻繁。在文學領域，如果說與祖居地相聯繫的鄉愁、鄉思等抒情更多是表現去地域性所帶來的心理影響的話，與移入地相聯繫的殖民、拓邊等描寫更多是表現新的地域性所激勵的心理動機。歐洲近代擴張使全球化成為滾滾而來的潮流，同時引發了反全球化的巨大反應。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矛盾是地域性與反地域性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轉化形式。全球化要求打破地域界限，反全球化則試圖維護本土格局。當然，如果將地域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地球表面的話，全球化代表了建立新的地域性觀念的趨勢；如果考慮到反全球化本身也已具備全球性規模的話，反全球化代表了建立新的去地域性觀念的趨勢。

## 二 在綫性：網絡文學評價的基點

在綫性是去地域性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發展，也是網絡文學區別於傳統文學的主要特色之一。從總體上說，網絡文學確實是以客觀意義上的在綫性（祇有上網纔能看到原生態的網絡文學作品）為主導、以主觀意義上的在綫性（充分發揮互聯網絡的優勢以創作具備新媒體特色的文學作品）目標為主導而發展起來的。這首先是由於它所依託的信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其次是由於使用者對跨地域性信息共享的需要，然後是網絡文學作者對爭取盡可能多的“粉絲”的追求。

### （一）網絡文學以在綫性為主導

有關在綫性的認識是與身體定位在網絡時代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正如慕尼黑藝術家羅澤（Florian Rötzer）所說：“在虛擬實在的時代裏，人們越來越容易感受到願望就是，能夠在任意地點和任意時間在多樣的世界裏進進出出，能夠溜進任意一個物體。它使物體與個人的認同性之間堅固的束縛被打破了，人們至少能夠暫時離開身體這個監獄。”<sup>①</sup>看到自己可以控制的游標出現在電腦屏幕上，人們欣然將它當成自己的化身；看到代表自己的頭像、圖示、表情符在網絡空間出沒，人們樂此不疲地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數字化生存。

利奧塔（J-F. Lyotard, 1924—1998）認為：資料數字化之後，可隨時隨地被合成為音像（摹擬）產品。這樣它們就不再依賴“原初”被接收時的地點和時刻，而是可以在任意時間和遠距離重現的，也可以說是可電傳的。那種從康德（I. Kant, 1724—1804）以來被稱為“美學”的，認為有

① 羅澤：“第二個和第三個身體，或者：成為一隻蝙蝠或住在另一個行星上會是什麼情景？”，《傳媒、計算機、實在性——真實性表象和新傳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孫和平譯，第125—126、138頁。德語“Körper”一詞有漢語“物體”和“身體”兩個含義。



一種“原初”接受，一種經驗的或超驗的、即時即地突現的、不能被人完全控制的“物質”情感的範式觀念，已顯得是一種陳舊的古風主義了（1988）。<sup>①</sup>誠如西班牙學者阿隆索（Andoni Alonso）等編《新媒體時代的離散：身份、政治學和社區》一書所指出的，技術以決定性方式影響人類遷徙，因為時空“收縮”。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的身份也是由信息和通信技術重新定義的，因為它被嵌入人們的時空觀念並背景化。技術允許人們重新創造自身現實（即使是時間早已流逝、空間非常遙遠），將他們在想像的景觀中加以轉變，由此創造了“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sup>②</sup>

網絡文學以在綫性為主導，至少有如下體現：（1）就社會層面而言，創作者、傳播者、鑒賞者都以網民為身份，其交往主要是在網絡上進行的。由於相對擺脫身體束縛，他們在虛擬交往中體驗到比現實交往中更高的自由度。從媒體的角度看，世界各國網絡商為利益最大化所開展的協作有利於打造在綫平臺；互聯網用戶所進行的在綫交互使得跨地域交流成為可能；某些網絡文學作者重視發揮“賽博”（cyber）空間的優勢，馳騁想像。（2）就產品層面而言，信息基礎設施成為網絡文學的主要傳播手段，網絡化生存成為網絡文學創作素材、創作靈感或創作動力的主要來源，網絡服務成為網絡文學類型分化的主要前提，所謂“BBS文學”“博客文學”“短信文學”“微信文學”等正由此而來。穿越、架空、玄幻等小說文本之所以在網絡文學中相當繁榮，與在綫性不無關係。（3）就運營層面而言，網絡文學標榜“無紙化”，亦即其創作、傳播、鑒賞都可以在數字化環境中進行。打賞、催更、點贊、跟帖等體現了運營方式的在綫化，主頁、網站、頻道等體現了運營位置的在綫化，微支付、即時排榜、大數據跟蹤等體現了運營機制的在綫化。

## （二）網絡文學包含了地域性

在網絡文學評價體系中加入地域性指標，也許比人們所熟悉的思想性、藝術性、媒體性、功能性之類指標要有爭議得多，因而更有風險，更可能流於一廂情願。畢竟，網絡文學以網絡為平臺，將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當成它的安身立命之地，至少在宏觀和整體意義上是如此。網絡文學不就是在去地域性趨勢中發展起來的嗎？網絡寫手或網絡作家不就是以網民為其身份的嗎？網絡作品不正是以瞬息間就能“視通萬里”而顯示出優勢來的嗎？如果以地域性為指標來衡量網絡文學，豈不是抹殺了它的特點和優勢？

不過，網絡文學雖然以由去地域性轉化而來的在綫性為主導，但確實仍然存在客觀意義上的地域性，主要原因如下：（1）不論作為平臺或媒體，網絡都存在局域網、廣域網乃至國際廣域網等區分。這裏所說的“域”，首先是指地理上所能覆蓋的範圍而言。各式各樣的服務器和光纜仍然必須部署在地理環境中。國際互聯網建設並不是由聯合國為主體，而是以國別性機構或地區性機構為主體，受到各接入網絡所在地的影響。（2）互聯網用戶雖然有成為“世界公民”的趨勢，但現實身份幾乎都是特定國家的公民，因此，他們之間所進行的在綫交互仍然擺脫不了轄地歸屬的影響，即使是善於“翻牆”者。（3）網絡文學作者雖然可能擁有跨越地域的“粉絲團”，但就其工作語言和社會影響等因素而言，仍擺脫不了客觀意義上的地域性。例如，漢語網絡文學作者所能爭取到的“粉絲”仍然主要分佈在中國範圍內。

網絡文學當中同樣存在主觀意義上的地域性。不論從歷史還是邏輯的角度看，地域性本來就是網絡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歷史而言，世界上最早的網絡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存在地域性的。以漢語網絡文學為例，最初的作品出現在北美（留學生所寫），而“北美”本身就是一個地域性範疇。繼之出現的“大陸網絡文學”與“港臺網絡文學”同樣包含了地域性，因為“大陸”

<sup>①</sup>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 (Paris: Galilee, 1988);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時間漫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羅國祥譯，第54頁。

<sup>②</sup> Alonso Andoni, Pedro J. Oiarzabal, eds. *Diasporas in the New Media Age: Identity, Politics, and Commun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10), 1-15.



與“港臺”同樣是地域性範疇。就邏輯而言，原因主要有三條：（1）受公司註冊地、總部所在地等因素影響，世界各國網絡商所提供的平臺總是擺脫不了地理位置的制約性。（2）網絡使用者雖然經常以虛擬身份上網、關注天下大事，但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不格外留意。正因為如此，城域網定位於所在城市，“村村通”連接所在鄉村，當地政府也致力於“數字+地域”（如“數字福建”等）的建設。（3）某些網絡文學作者重視在作品中運用自己關於地理空間的知識，像這些年來流行的盜墓題材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不少網絡文學名篇具備鮮明的地域性，如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江南《此間的少年》等。

如果將在綫性理解為距離的消失、地理的終結、空間的流動的話，那麼，地域性則可以理解為距離的存在、地理的依賴、空間的固定。由地域性轉化而來的離綫性是經歷了在綫之後而重新獲得的地域性。這種經歷使得人們能夠將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地理環境與數碼環境加以對比，思考它們之間的聯繫。上述範疇都是網絡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理論研究方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徐翔就明確反對片面強調網絡媒介傳播的超地域化、去距離化等特性，主張“回到地方”，即重視網絡文化時代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他指出：（1）網絡文化空間中具有地方場所與地方景觀的電子映射和電子移植。（2）網絡空間對實體地方產生延伸、補充、強化等效應。（3）超地方性的網站點擊和傳播，並非對所有受眾都是均質的；受眾對網站的進入與停留也不是均質的。（4）虛擬性的網絡空間具有“再地方化”的效應。<sup>①</sup>華東師範大學王川從另一角度闡述了網絡與地域的關係。他指出：“隨着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空間逐漸成爲了地緣政治博弈的新舞臺”；“中國的網絡地緣政治戰略模式應做到有所爲，有所不爲，積極強化‘網絡國土’與‘網絡邊疆’意識，理性看待網絡地緣政治對包括西北邊疆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的挑戰與機遇，構建以信息權爲先導，以陸權、海權、空權、天權爲基礎，建立陸、海、空、天、網五位一體的全方位、立體化的地緣政治戰略體系”。<sup>②</sup>

### （三）網絡文學在離綫性與在綫性的矛盾中發展

離綫性與在綫性相比較而存在，相矛盾而發展。它們實際上是地域性與去地域性的轉化形態。沒有離綫性，也就沒有在綫性。即使將在綫性當成網絡文學相對於傳統文學（或者說傳統媒體文學、非網絡文學）的優勢，也必須首先定義離綫性，因此，同樣必須將它作爲範疇納入評價體系。以此爲背景，河北大學陳昌輝等提出了把握保定地域優勢、構建網絡文學產業集群的設想<sup>③</sup>；北京大學張曉偉探討了網絡古典詩詞所折射的地域文化<sup>④</sup>。

就網絡文學的發展而言，離綫性與在綫性矛盾的演變有一個過程。早期的網絡文學呈現出虛擬化的趨勢，亦即對於賽博地理空間表現出比現實地理空間更大的熱情。這是與作爲觀念的“虛擬現實”（VR）標領風騷相適應的。繼之而起的“增強現實”（AR）代表了不同的取向，亦即用數據層去覆蓋物理空間存在物，或者說回歸現實地理空間。“增強現實”作爲觀念出現於1990年代。從那時以來，由於技術瓶頸的制約，“增強現實”一度發展得比較緩慢（與那些迅速風行的新觀念相比是如此）。不過，近年來它與移動通信相結合，已經找到了新的增長點。2016年走紅的遊戲“口袋妖怪”（Pokémon Go）可以爲證。以色列學者達內特（Brenda Danet）指出：對於年輕、受過教育、有計算機修養的人們來說，風格化的在綫交流正在變成休閒活動的新形式。這些年來，成千上萬個網絡聊天頻道已經變成在綫狂歡與打字遊戲的集會地點。這是相對於家庭與工作地點之外的第三個空間。<sup>⑤</sup>如今，這種變化已經隨着手機上網者在網民中所占比例的增加而大爲擴展，網絡文學已經成爲“隨時隨地的文學”。除此之外，基於地理信息系統的全球衛

① 徐翔：“回到地方：網絡文化時代的地方感”，《文藝理論研究》4（2011）：128—132。

② 王川：“網絡地緣政治：定義、特徵及其對中國西北邊疆安全的影響”，《喀什師範學院學報》4（2012），12—16。

③ 陳昌輝、商建輝：“把握保定地域優勢 構建網絡文學產業集群”，《青年記者》2（2011）：58—59。

④ 張曉偉：“古今、斷代、地域——網絡古典詩詞所折射的當代文化”，《上海文化》12（2014）：114—121。

⑤ Brenda Danet, et al. “HMMM…… WHERE’S THAT SMOKE COMING FROM?: Writing, Play and Performance on Internet Relay Cha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4（1997）。



星定位技術已經為網絡文學的重新地域化開闢了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地域文學”登上了歷史舞臺。

網絡地域文學與其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理概念的延伸，還不如說是在“再地方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再地方化”是經歷了全球化之後重歸本土化，是將“在地性”（site-specific）理解為“在站性”（將“site”界定為網站）後重新解釋為屬地性，是將地緣理解為虛擬社群成員之間所存在的緣分之後重新解釋為現實社區成員的聯繫。在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鄭中玉率先分析了互聯網的再地方化效應<sup>①</sup>；北京大學的謝湖偉以“騰訊·大楚網”為例，探討了互聯網再地方化的意義；<sup>②</sup>吉林大學的蘭亞春完成了博士論文《居民關係網絡脫域與城市社區共同體培育》（劉少傑指導），認為利用互聯網的“再地方化”效應來進行區域網絡的建設，不僅開拓了居民社區參與的新渠道，而且有利於培育居民之間的地域關係；中南大學的歐陽友權曾對建設網絡文學“湘軍”加以思考<sup>③</sup>；類似的思路也見於西安文理學院陳海關於建設網絡文學“陝軍”的論述中<sup>④</sup>。近年來，隨着各地網絡作家協會的建立，地域化逐漸成為網絡文學領域令人矚目的現象，“浙軍”的活躍即為一例。“再地方化”不僅是網絡文學實踐中所出現的一種發展趨勢，而且是網絡文學研究中所出現的一種視野變化。正是在網絡文學已經由“附庸”變為“大國”的歷史條件下，需要重新審視作為文學評價範疇的地域性和在綫性。

### 三 定位性：網絡地域文學評價的基點

當古已有之的“定位”隨着當今“全球定位系統”（GPS）等位置服務的普及而具備現代涵義並且日益深入人心時，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定位不能不考慮新媒體標領風騷的現實。當網絡文學已經變成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文化產業的分支時，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定位不能不考慮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除此之外，網絡文學畢竟將“文學”作為自己的中心詞，因此，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定位不能不考慮它與傳統文學評價體系的關係。這一問題在網絡文學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含義。在網絡文學剛剛起步的時候，出於為自身在現有體制內爭取合法性的考慮，曾經有過援引傳統文學評價體系的做法。儘管如此，這種情況隨着網絡文學的成長而迅速改變；在更多的情況下，不論網絡文學的寫手、評論者或研究者，都經常致力於證明或闡釋網絡文學區別於傳統文學的特性，並將這種特性當成自己的創作追求或評論標準。上述認識的基點在於：以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為技術基礎的賽博空間不同於現實的地理空間或社會空間，允許在其中生長的網絡文學有自己的發展餘地。今天，當網絡文學似乎無須再費力地論證自己的合法性或特殊性的時候，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看待它的定位，便成為具有時代性的要求。在這一意義上，網絡地域文學也許代表了它的發展前景，至少是代表了一種正在現實化的可能性。

#### （一）網絡地域文學以定位性為主導

顧名思義，網絡地域文學是與特定地理位置相聯繫的網絡文學。在這一意義上，它與傳統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息息相通。不過，網絡地域文學獲得了地域文化“專有雲”等技術的支持。它既是現實地理空間所發生的社會現象在賽博地理空間的映射，又是賽博地理空間所保存的相關數據對於現實地理空間的覆蓋，因此體現了虛擬實境和增強現實向混合現實的發展。人們可以利用地域文化“專有雲”講述或寫作有關一定位置（首先是地理位置）的故事，這類故事將被納入地理信息數據庫，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支持下發佈到指定的位置。這樣，任何經過上述位置的人都可能通過隨身攜帶的移動終端接收到相關作品。這些作品有可能是親歷其境纔能接收到，因

① 鄭中玉：“溝通媒介與社會發展：時空分離的雙向緯度——以互聯網的再地方化效應為例”，《黑龍江社會科學》1（2008）：126—139。

② 謝湖偉：“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的碰撞融合——從騰訊·大楚網看互聯網再地方化意義”，《新聞前哨》4（2011）：14—17。

③ 歐陽友權：“關於建設網絡文學湘軍的思考”，《求索》1（2002）：119—120。

④ 陳海：“關於建設‘網絡文學陝軍’的思考”，《綏化學院學報》5（2014）：53—56。



此包含了定位性。

網絡地域文學的定位性可望為創作者施展才華提供新天地。試舉數例：（1）將作品設計成由傳統文學、網絡文學、網絡地域文學構成的複合性整體，佈置成謎局，將謎底定位於特定地理位置，讀者祇有到了那裏纔可能領悟。倘若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的話，那麼，謎面和謎底可以隨時更新。（2）將作品設計成與旅遊綫路結合的探險性歷程，每到一處，都能獲得與相應地理位置關係密切的新鮮信息，都能留下與所在地理位置相匹配的網絡作品。（3）將作品設計成與網絡競猜結合的地理性景觀，對猜出準確位置的讀者給予獎勵。由於這有利於帶動旅遊、提高人氣的緣故，獎勵可以由受益的景點或景區提供。（4）將作品設計成家園式映射，鼓勵人們撰寫並提交與自己所在精確地理位置相關的作品，由“專有雲”將它們累積成整體，強化人們的主人翁意識。（5）利用定位信息，溝通創作者與接受者之間、敘述者與受敘者之間、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之間的聯繫，甚至為上述三個層面之間相互打通創造條件。如果上述定位信息不限於空間、而且還包括時間的話，那麼，上述各種文學角色都可以利用它們來實現虛擬的或現實的邀約和交互。

## （二）定位性體現離綫性和在綫性之統一

在地理位置的意義上，“定位性”是繼地域性和去地域性、在綫性和離綫性之後出現的新範疇。就範圍而言，地域性首先是指當事人所處的地理位置的特性。這個位置使他能夠見其所見，但也使他無法見其所不見。去地域性使他們超越了所處的地理位置的局限，能夠見其所不見，但蘊藏着忽略本地視野的危險。在綫性使人們（通過化身）得以進入虛擬世界，有條件與賽博時空中所存在的各種對象交往，但也使人忽略了現實世界的重要性，蘊涵着“御宅化”“網絡成癮”等危險。離綫性使網民回到現實世界，有條件與現實時空中所存在各種對象交往，但也使他們重新受到生理視野、肉身位置的約束。相比之下，由移動互聯網絡所支持的定位性意味着當事人可以在一定地理位置上實現肉身與化身的統一，將自己所見與他人所見結合起來。例如，當你身處廈門鼓浪嶼日光岩，即景生情而想吟詠它，那麼，相關信息系統會自動將有關鼓浪嶼的典故推送給你。你所創作的關於日光岩的作品會自動進入網絡數據庫、成為網絡地域文學的組成部分。其他人一旦來到日光岩，便能欣賞到你以之為題的作品。如果他們有所評論、有所應答的話，那麼，這些新的信息將會自動被整合成為你的作品的“彈幕”；如果他們有續作或新作的話，這些作品也會圍繞這一位置整合起來。這樣，網絡地域文學創作者與接受者的交互將圍繞特定地理位置而展開。祇要相關信息不被刪除、地域文化“專有雲”仍然支持，那麼，上述交互將在縱向上超越時間限制。如果當事人想與他人共享自己的特定位置的所見所聞所感的話，那麼，他們盡可以將相關作品連同定位信息一起發出去，在橫向上超越空間限制。

其實，定位性早就被新媒體藝術家所注意。萬維網上第一個知名的肥皂劇就以“地點”（1996）定名，追蹤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海濱五個住戶的日常生活，由五個作家分別負責撰寫其日記。訪客登錄網站後，不僅可以觀看插圖、瞭解過去情節，而且可以發送電子郵件給人物、提出對其生活的忠告，或者向作家提出如何發展其情節的建議。這些作家/人物要負責答覆其劇迷的郵件。這種相互作用打破了讀者與人物之間的傳統邊界，創造了一種在作家與讀者之間進行適度合作的可能性。這些年來，運用“GPS”技術創作的媒體藝術作品比比皆是。曾任白南准（백남준, P. Namjune, 1932—2006）助手的捷克/德國新媒體藝術家別列茨基（Michael Bielicky）在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展出過虛擬遠端表演《出埃及》（*Exodus*, 1995），為期四天。作品取材於《聖經》中摩西的事跡。網站上展出了諸多虛擬影像，如利用“GPS”攝取的以色列沙漠景觀等，還有常規地圖。<sup>①</sup>這表明，“GPS”數據的應用也早已進入藝術家的視野。全球定位技術可以在藝術領域派上什麼用場呢？答案之一是實況交互性敘事。由出生於新加坡的藝術家林義勇（音譯，Charles Lim Yi Yong）與田煥偉（音譯，Woon Tien Wei）組成的名為“海嘯網”（*Tsunami.net*）的雙

① [http://exodus.avu.cz/\[2003-8-11\]](http://exodus.avu.cz/[2003-8-11])



人對就此進行了探索。他們在“Alpha 3.0”、“Alpha 3.4”以及《34度北 118度西》等作品中，應用衛星定位系統記錄了自己在新加坡、德國卡塞爾、美國洛杉磯等地的行走，並探索相關的戲劇表演的可能性。呂布（Teri Rueb）的《巡迴者》（*Itinerant*, 2005）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是一個為萬維網站點設計的音響裝置，位於波士頓。它邀請人們沿着“Boston Common”（波士頓城中心一片著名的綠地）及其周邊環境步行，體驗重塑瑪麗·雪萊（M. Shelley, 1797—1851）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而形成的交互性音響作品。“GPS”作為一種媒體成為作品的基本主題，音響覆蓋圖在萬維網上形成了交互性地圖。<sup>①</sup>類似的項目，近年來層出不窮。例如，西班牙學者西爾維婭（Silvia de los Ríos）等《在移動應用程式中運用增強現實與社會媒體以將人們吸引到文化地點》（2014）一文介紹了歐洲研究項目“通過雲計算實現文化適應和終身從事技術”。該項目將社會媒體、增強現實和敘事應用有機結合起來。<sup>②</sup>再如，麥克唐納（Jillian McDonald）《來自鹿谷》（2014）是以2013年在蘇格蘭製作的關於鹿之谷的視頻裝置為基礎的增強現實作品。在每個展出該作品的城市，本地的“GPS”系統據說都會有來自視頻中的人物和場景出沒，甚至路人可能偶然碰到這些幽靈。<sup>③</sup>在中國，也有企業致力於開發以地域為基礎的音頻敘事。祇要人們不為關於網絡文學的刻板印象所束縛的話，那麼，上述例證實際上已經顯示了網絡地域文學的多種可能性。

從定位性的角度看，網絡地域文學將是有位置感的文學，以位置祈願、位置說明、位置敘述、位置抒情、位置描寫、位置議論等見長。這種位置感不僅被表達於作品中，而且可以保存於雲端，與他人所共享。這種新型文學的創造，既可以大大增強人們對於鄉土、故園的依戀之情，又可以用來交流對於新界、異邦的探索體會。谷歌地圖、百度地圖等網絡服務對網絡地域文學提供了有力支持（有關數字地圖和位置敘事的關係，筆者將另著專文論述）。

從產業的角度看，網絡地域文學將不祇是運用一般意義上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而是涉及特殊意義上的位置“IP”，即位置化智慧財產權。從源頭看，這類“IP”的賦予是圍繞特定地理位置所進行的創作。至於其價值的實現，則是依靠位置內容運營進行的。依據中國著作權法的定義，著作權包括下列人身權和財產權：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複製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製權，改編權，翻譯權，彙編權，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如果將位置“IP”理解為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那麼，它屬於信息網絡傳播權。這正是一般意義上的網絡文學產業化都離不開的權利。不過，對於網絡地域文學而言，位置“IP”還涉及相關作品在地理空間的專屬化問題。仍以吟詠鼓浪嶼日光岩的作品為例，位置內容運營商可以要求作者賦予將作品專門定位於日光岩這一景點的權利，其他人如果不是到了日光岩、不是通過這家位置內容運營商，那麼，將看不到這一作品。它所處的態勢很像被密藏於特定地理位置或成為被壟斷的商品了。如果位置內容運營商通過其他途徑熱炒上述作品，吊起公眾的胃口，使得大家熱切地希望看到它，那麼，上述作品將迅速升值。

### （三）網絡地域文學在定位性與反定位性的矛盾中發展

與傳統文學一樣，網絡地域文學具有激濁揚清的功能，可以為加強社會治理、建設現代都市或新型農村服務。不過，位置內容運營本身有可能帶來新的社會問題。例如，倘若網絡地域文學將熱點或興趣區定位於不宜開放（或人流已經超載）的地點，那可能會引發衝突；如果網絡地域文學包含了對特定旅遊景點的負面情感，那可能會帶來矛盾。面對網絡地域文學的自我賦權，具體地理位置的所有者應當也有依法維權的條件。圍繞具體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權利（如地產權）是

① <http://turbulence.org/Works/itinerant/>. [2005-9-13]

② Silvia de los Ríos,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and Social Media in Mobile Applications to Engage People on Cultural Site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8514 (2014): 662-672.

③ <http://turbulence.org/project/from-the-valley-of-the-deer-2/>. [2016-2-23]



排他的，圍繞虛擬化現實位置、現實化虛擬位置而形成的權利又當如何呢？同一現實位置原則上可以擁有許多虛擬位置，它們分佈在賽博空間的不同區域，由不同運營商所提供的不同平臺所支持。同一虛擬位置，原則上也可以投射到許多現實位置，祇要那些地點安裝有網絡終端和投影裝置。現實位置與虛擬位置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將成為網絡地域文學的研究對象。

除此之外，目前全球衛星定位技術已經被廣泛用於泛在監視，位置數據的搜集、加工、利用已經形成龐大的產業。在日益發達的移動互聯網的籠罩下，人們仿佛生活在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 Orwell, 1903—1950）的著名小說《1984》中所說的“老大哥”（大洋國權力象徵）的炯炯目光中，不僅自己在網絡上說些什麼、做些什麼都被納入大數據搜集範圍，而且在現實中走到哪裏、幹些什麼都成為監視的對象。以此為背景，未來的網絡地域文學不僅包含將位置的即時變化用於創作和鑒賞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包含對位置全面感知和泛在監視加以批判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看起來以虛擬性為主導的網絡文學實際上內在地包含了現實性，地域性就是後者的從屬範疇之一。在網絡文學評價體系中引入地域性、離綫性、定位性等指標，既有利於展示和分析相關作品和地理空間的聯繫，又有利於揭示和闡述它們在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技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當然，考慮到網絡文學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任何評價體系都祇能有相對的合理性和短期的適用性。至於具體的評價活動，還要考慮到當事人為自己設定的價值目標。近年來，不少學者致力於將網絡文學與源遠流長的通俗文學傳統聯繫起來思考。這種做法至少具備三方面的含義：一是將網絡文學納入通俗文學的整體格局中，證明網絡文學不過是新技術條件下的通俗文學；二是將通俗文學納入網絡文學的全盤視野中，證明通俗文學不過是既往時代的網絡文學，支撐它的技術基礎是由口頭傳播、文字書寫、印刷發行、視聽廣播所構成的信息網絡（廣義）；三是將網絡文學與通俗文學視為殊途同歸的潮流，矚目於它們彼此交互所能產生的新品，即網絡通俗文學或通俗網絡文學。與此類似，人們對網絡地域文學的思考至少也要具備三種不同的取向：一是致力於論證網絡文學從來就沒有切斷它與作為母體的地域文學的聯繫，亦即網絡文學本身始終存在地域性；二是致力於論證地域文學從來就是在一定信息網絡（廣義）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如果不借助口頭媒體、書面媒體、印刷媒體或電子媒體所進行的交流，地域文學就根本無法生存；三是致力於探討網絡地域文學所具備的潛能，特別是它與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的定位性的關係。在嶄露頭角的網絡被當成信息公路來建設的時候，業界已有了將全世界“一網打盡”的抱負。如今，不僅全球計算機正聯合成為無所不在的移動互聯網，而且各種存在物正在通過物聯網、體聯網等接入上述網絡，甚至整個地球都以三維實景動態呈現的方式轉化為網絡化存在。反過來，網絡空間所發生的事件不僅在虛擬的意義上有影響，而且直接關係到現實世界。網絡地域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也必將隨着相關技術條件、人文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羅澤指出：能夠在任何時候去任何地方，能夠做任何我們想像所及的事情，即使它僅僅是虛擬的（而非“真實”），正是這種幻想從太古時代以來推動着技術的發展。<sup>①</sup>移動互聯網正隨着太空船向太空擴展，由海陸空一體網向星際網轉變。在未來社會中，是否會因此形成“網絡空域文學”呢？人們不妨拭目以待。

① Florian Rötzer, "Virtual Worlds: Fascination and Reactions", *Critical Issues in Electronic Medi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119-132.